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790  
19 March 1998

CHINESE

---

## 第七九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8年3月19日星期四上午十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 席：胡萨米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90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愿代表各位对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戈阿尔·阿尤布·汗先生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他将对本会议发表演说。我相信我们都赞赏巴基斯坦政府再一次表现出的对我们审议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多边裁军的继续支持。

我还非常高兴地欢迎贾殷萨·达纳帕拉大使来到这里，如各位所知，最近他已被任命为负责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达纳帕拉大使无须多介绍。他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的，也是我们许多人的朋友。他与裁军事业有着长期杰出的联系。在担任这一职位之前，达纳帕拉大使是加利福尼亚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不扩散问题研究中心的特聘驻校外交官。1996 年他还担任过消除核武器堪培拉委员会委员。1995 年他成功地主持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从 1984 年至 1987 年，他担任斯里兰卡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常任代表和裁军谈判会议的斯里兰卡代表。达纳帕拉大使 1984 年 4 月曾担任过本会议主席。1987 年至 1992 年期间，达纳帕拉大使担任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并对该所加以了振兴。正如你们所了解到的，由于赏识他在裁军事务方面的专长和外交才能，联合国秘书长最近任命他为联合国伊拉克裁军特别委员会专员，负责按照秘书长在出使巴格达期间达成的而后由安理会批准的《谅解备忘录》，督导进入伊拉克各总统官邸的专门小组。正如我所说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他在裁军事务方面的广泛经验和外交才干的明确承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达纳帕拉大使在被任命为负责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之后不久便不顾事务繁忙抽时间莅临裁军谈判会议。今天他的与会进一步证明他个人关心我们的共同努力和他所领导的裁军事务部对本会议的支持。

正如你们所了解到的，大韩民国常驻代表孙钟永大使最近已卸任，他被韩国政府召回汉城担任新的重要职务，外交和外贸部副长官。我们都会怀念他在 1997 年届会之初主持本会议工作时所表现出的才干。我愿代表大家请他本国代表团转达我们对孙大使的良好祝愿，祝他今后成功和幸福。

除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阁下之外，今天报名发言的还有加拿大代表。但在请他们发言之前，我愿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职务的一开始先扼要讲几句话。

我代表本国首次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感到很荣幸。叙利亚一向相信本会议在裁军事务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叙利亚提出了成为成员国的申请并且在被接纳为会议成员之后一直热心于有效参加这一国际努力并支持会议发挥作用。

各位都了解本届会议开始后所进行的活动；会议出现了强有力的开端，使人乐观，存在着激发本会议产生结果的共同愿望，因为人们普遍感到必须振兴本会议。各位已将这种意愿和这种感觉转化为不同形式的行动，首先是以压倒之势批准了努尔贝里大使经与各位协商之后提交的议程。随后各位就若干议程项目提交了书面提案。所有这些提案都是重要的建议，本会议仍在对它们进行研究，因为它们设想本会议可能设立的各种机制。很显然，没有必要的机制是无法振兴本会议的。

我的前任霍费尔大使所作的努力令人赞赏和钦佩，因为他找出了各位想法和建议的共同点并将它们纳入一份文件从而赢得了最广泛的协商一致和同意。这份文件构成了处理 1998 年会议全面工作计划的一个途径。在我看来这一创造性的工作如果没有努尔贝里大使的高效率工作和为本会议真诚服务的精神是无法做到的。

我愿回顾一下已取得的进展，尽管我知道你们对此都很清楚，这样作不只是为了感谢我的两位前任，努尔贝里大使和霍费尔大使，而且还在于促请各位重视两个多月来你们所作的努力的价值并且认识到如果我们无视迄今所取得的成就将会带来的损害。我意识到上届会议提出的各种提案未能满足我们其中一部分人的关切，现在我们正处在本届会议的关键性阶段，我们有必要以坦诚态度正视自己。

本会议是大家的，如果你们想使本会议的工作取得进展，就会发现我就在此，始终客观和透明。此外，我将尽全力做到这一点。我敦促各位加倍努力以便实现这一实质性的跨越，因为我们离最后敲定一份关键文件仅咫尺之遥了，这份文件将会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显示本会议积极进取而且颇有效率，它发挥着不可缺少的关键作用。

现在我高兴地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戈阿尔·阿尤布·汗先生阁下向本会议讲话。

汗先生(巴基斯坦): 我欢迎有这样一种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讲话。恰逢兄弟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任主席我能有此机会就更是一种吉兆。先生，我相信在你的得力领导下，本会议能够圆满结束你的两位前任瑞典和瑞士大使所发起的艰苦

的磋商进程。现在的确该是本会议至少能够就少数几个问题开展实质性工作的时候了，哪怕这些问题并没有被认为是最优先的问题。

巴基斯坦极为重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它是通过谈判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独特和宝贵的手段。裁谈会已取得了许多成就——《不扩散条约》、《生物武器公约》、《化学武器公约》和最近的《全面禁试条约》。

我们都欢迎《化学武器公约》于去年生效。巴基斯坦从未有过化学武器计划，并且在 1992 年同印度签署一项协议时作了如此声明。我们以同样的信心批准了该公约。然而，《化学武器公约》的生效令人不快地揭露了我们的东邻有一项积极的化学武器计划并有化学武器库存。我们的关切有两个方面：第一，这些化学武器对我国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因此必须尽快销毁；第二，这一事件证明巴基斯坦即使从我们邻国庄严签署的声明中，例如 1992 年印巴关于任何一方不拥有化学武器的联合声明，也无法取得信心。这使我们促进区域和全球和平和军备控制的任务更为困难。

巴基斯坦还积极参加了目前正在日内瓦进行的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谈判。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目前各方对关键问题的立场已作了明确表述。作出真诚努力促成就“滚动案文”所反映的这些关键问题达成真正的协商一致可有助于谈判。生物武器公约特设小组已具备了明确的职权范围。第四次审查会议为完成其工作的现实时间表提供了必要的指导。应当避免人为制订最后期限。某些方面试图通过备选案文把其立场强加于人的做法也将会得到反效果。

在过去的一年半中，裁军谈判会议在选择下一个多边谈判议题上出现了僵局。这部分反映出裁谈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减少，这种减少可归因于为保证《不扩散条约》无限期延长和由大会通过《全面禁试条约》所采用的单方面做法。如果这种僵局助长在没有普遍协商一致或所有安全利益受影响的国家参加的条件下在其他论坛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的趋势，那会更加糟糕。

透过单边主义和操纵外交的各种表现形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看到了一种更令人不安的企图——其目的在于永远维持一种不公平的世界安全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一些国家享有绝对安全，而其他国家则绝对不安全，在这种秩序下，一些国家可随意发展、建造、部署和使用任何武器，却不准其他国家获得自卫手段，一些国家可拥有、完善甚至考虑使用核武器，同时却力图将不扩散强加给他人，甚至不惜为此使用武力。

那些没有吓人武器也没有盟国和保护伞保护的弱小国家通过促进核裁军，尤其是现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都被禁止以后，来拉平一些距离是很自然的。

核武器构成的危险是明确和现实的。这种危险不仅限于“松散的核弹”或核恐怖主义问题，尽管这些威胁也需要认真对待。主要危险来自部分核武器国家继续拥有而且可能使用核武器。

以下是对问题的某些冷静思考：即便缔结、批准和执行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两个大国的核武库仍将超过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规模。如果在冷战时代全世界对两级核威慑的稳定性感到忧虑，它对五个核国家加上另外一些核能力国家的多级核威慑的不稳定性就更会夜不能寐。现在五个核国家中有四个阐明了对其安全所遇到的核威胁或常规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理论，这就更无法减轻我们的担心。发展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有可能严重影响到核威慑的稳定性，甚至挑起新一轮纵向扩散。新的核理论设想实际使用核武器——甚至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加上为此目的改进核武器设计将会导致核灾难。这种理论也会毁掉反对核扩散的协商一致。

简而言之，核梦魇并未终止。强行推行全球核不扩散并不足以避免核灾难。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核裁军和最终消除核武器是唯一的答案。这个目标必须是国际社会的最高优先。在实现核裁军的至关重要的目标方面需要本会议发挥核心作用。

当核武器威胁到所有国家的安全并影响到各国人民的命运的时候，怎么能说核裁军只是两个或五个核国家的事？如果拥有核武器是参加谈判的标准，那么《全面禁试条约》就无需在裁谈会中谈判。也无需建议本机构谈判裂变材料公约。无论如何，据报道有 20 多个国家拥有建造核武器的能力。将它们排除在争取逐渐减少和最终消除核武器的谈判之外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符合逻辑的。

如果愿意的话有若干项核裁军措施是能够在裁谈会中谈判的。有 26 个国家建议给予一个拥有三个工作组的特设委员会谈判核裁军的具体职权范围。这一建议设想作为第一步，起草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使所有国家承诺彻底消除核武器。如果存在政治意愿，很快就能批准一项简明扼要的条约。我国代表团正在散发一份工作文件，它阐明了这样一种条约的可能条款。

第二，这一建议设想由第二工作组就一项逐步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方案进行谈判。载入 CD/1419 号文件的由 28 个裁谈会成员国提出的方案草案是谈判的良好基

础。应当明确的是，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谋求的是确定核裁军措施、其先后顺序和落实这些措施的大体时间。我们并不急着就具体核裁军措施进行实际谈判。这种谈判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双边、若干边、区域或多边——进行。

这些国家的提案还设想由第三个工作组就裂变材料公约进行谈判。巴基斯坦准备就一项裂变材料公约开展工作，其授权应当反映香农报告和所有国家已表达的关注。如要使其获得接受，裂变材料条约就必须做到公平。如果它不能解决不平衡的裂变材料储存造成的问题，包括我们所在地区的问题，它就不会获得接受。

自 1968 年我们发起并主持了无核武器国家会议以来，巴基斯坦一直带头努力争取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无条件的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这一努力只取得了部分和无法令人满意的结果，其中包括本会议以前审议的结果。

设想对无核武器国家实际使用核武器甚至为反击使用或威胁使用非核武器而使用核武器的新理论现已使人们对整个消极安全保证概念是否成立产生了疑问。这类理论在道义上是不能接受的。按照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这类理论违反国际法。它们违反一些核武器国家在安理会第 255 号和第 984 号决议中作出的承诺以及在各种无核武器区条约的议定书中作出的承诺。

因此，本会议应及时重设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工作应使我们能以集体方式澄清某些国家和联盟体系所力主的新的核威慑和使用核武器理论。我们的目的在于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该特设委员会还可以审议是否能够达成某些核信任建立措施以便使无核武器国家感到放心，例如，承诺不将核武器瞄准无核武器国家和宣布放弃最近所宣扬的有可能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理论。

27 年前，全世界感到有把握反弹道导弹系统已一劳永逸地被排除在核谋略之外。最近同意允许针对中短程导弹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例外有可能打开核潘多拉之盒。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可严重损害核稳定并在核国家之间甚至其他国家之间挑起新的核竞赛和导弹竞赛。巴基斯坦建议，作为第一步裁军谈判会议应当设立一个工作组来澄清这一领域的法律和技术进展情况和它们对于维持核稳定的可能影响。在此之后，裁谈会可考虑就一项禁止或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国际协议进行谈判。

虽然不能禁锢技术的发展，但可以通过集体商定的措施限制它用于军事目的。外层空间属于已禁止核武器的环境。我们必须保证外层空间不会遭各种武器和军事活动的染指。实际上应当取缔在外层空间的所有战争。在还没有国家公开谋求将外空军事化的这一历史时刻，为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为和平日的维护外层空间的协议提供了机会。巴基斯坦希望裁谈会不久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来谈判这一协议。

巴基斯坦同意那些认为裁谈会也必须处理常规武器问题的国家的看法——不仅是为了确保“均衡”，而且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缺少的内容。巴基斯坦建议裁谈会应当设立一个常规军备控制和裁军特设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当采取一种全面做法，象拟议的核裁军特设委员会那样，设立三个工作组来处理当今常规武器造成的问题的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工作组应设法扭转常规武器朝日益致命性和尖端化发展的趋势，它增加了受害者的痛苦，而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摧毁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军事和技术先进国家的手里。该工作组应当逐步制定制止和最终禁止发展这类先进的致命武器的国家和国际管制措施。

第二工作组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在紧张和冲突地区出现军备严重不平衡的局面。第一个可能的步骤是制定区域一级和分区域一级常规裁军和军备控制框架。联合国大会一再请本会议承担这一任务。我们相信，这样一种框架将会反映出下列原则：任何潜在敌对方都不应当具备在突然发动的军事进攻中取得优势的能力；潜在敌对方之间应当在质量和数量上保持防御能力的平衡和大体均势；在任何常规防御领域——地面、空中或海上力量——不应当出现重大的失衡。

尔后，一旦形成了一种框架，即可考虑设立谈判小组来专门推动具体紧张地区的平衡军控和裁军。

关于常规武器的第三个工作组可负责军备转让，其中包括小型武器转让的问题。作为第一步，需要限制这种转让，不转让给已存在军备严重失衡的地区和处于内战痛苦的国家，例如阿富汗，应当在边界和机场实行武器禁运，和不转让给罪犯和恐怖主义者。当然，这类措施不应当损害国家进行自卫和处于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以各种形式争取自决权的合法权利。

巴基斯坦对于所有裁军问题的立场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对所处的挑战性安全环境的反映。我们不得不正视我们东邻的大国野心和侵略习性，它曾三次把战争强加给巴基斯坦。

负责任的伊斯兰堡政府不能无视下列事实：由于不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在被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克什米尔人和 60 万名以上外国占领军之间已进行了 8 年之久的血肉冲突；沿克什米尔控制线每年平均发生 2,200 次违反停火行动，每天在锡亚琴冰川都发生射击行为；两支大军在边界上虎视眈眈地对峙。这就是控制线。这是全世界主要的战争爆发点；我们邻国的几乎所有军事资产——一支 120 万人的大军、500 多架现役作战飞机和 200 架后备役作战飞机、一支海军船队、一支拥有航空母舰的大海海军——都是布署用来对付巴基斯坦的；专门以巴基斯坦为目标的具有核能力的普里特维导弹的系列生产和部署已经开始。接着不久可能是烈火中程导弹；我们的邻国尽管其安全并未面临任何实际威胁，但正在获取大量先进战机、反导弹系统和其他军备。

同时，巴基斯坦却受到了不公正的禁运和制裁，严重地削弱了我们的国防能力，造成了受他国军事入侵的可能。巴基斯坦不得不纠正这一不平衡，以便扼制侵略。任何人都应当怀疑我们有能力、有决心迅速而有力地回击任何对巴基斯坦的侵略或冒险行动。

遗憾的是，只是当巴基斯坦被迫对我们邻国采取的逐步升级的步骤作出反应时全世界才意识到南亚明显存在的危险。这再一次反映出自我们邻国在博克兰进行核爆炸之后几乎 25 年中巴基斯坦所受到的歧视。印度人民党主席最近的公开发言和声明、现在也载入它们的宣言：印度将“走上核道路”并获取和发展核武器，应当激起全球的关切。南亚可能被推入危险的军备竞赛中。

国际社会应当理解，巴基斯坦并不希望将其宝贵的资源用于常规或核军备竞赛。正如纳瓦兹·谢里夫总理所说的，巴基斯坦“争取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采取主动与印度开始全面的对话。我们希望能够与印度新政府维持这种对话，我们希望印度新政府同意认真谈判解决克什米尔这一“核心”问题。除了克什米尔，议程项目还包括“和平与安全”。通过这一项目下的对话，巴基斯坦准备逐步同印度达成协议在常规、导弹和核领域实行相互和平等的克制。但这们不会接受片面或单方面的对我们制止侵略的能力的约束。



不能剥夺南亚人民的基本社会需要：清洁的饮水、卫生设施、污水系统、道路、孩子们的学校、医院、电信设施、电气化和就业。如果我们继续将宝贵的资源用于军备就不可能满足这些需要。

国际社会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南亚和平与安全的目标。那些希望卖武器给我们邻国但却不卖给巴基斯坦武器的国家应当三思而后行。那些将新式武器系统卖给我们邻国的国家必须想到我们将被迫对这些武器给巴基斯坦造成的军事威胁的升级作出反应。诱导南亚实现公平军备控制或和平靠的不是采用双重标准，或纵容蛮横的强权同时却惩罚一再迁就的朋友来达到的。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阁下的重要讲话和他对我本人的赞誉。现在我请加拿大代表莫赫尔大使发言。

莫赫尔先生(加拿大)：首先我要对先生你作为我们的新任主席表达惯例的但却是最诚挚的欢迎，并强调我们期待并愿意与你一道推动本会议工作的进展。加拿大代表团的努力或愿望很明显是与你合作在你的两位前任瑞士的霍费尔大使和瑞典的努尔贝里大使所做的极为重要的贡献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收获。加拿大总是在巴基斯坦发言之后发言，当然这是一种荣誉，而今天上午在巴基斯坦汗外长发言之后发言更是如此。

在过去的一周里加拿大对本机构内近几周来的进展作了反思。这一反思包括解读本会议厅内和其它地方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活动、加拿大的活动和在坐的其他人的活动。我们发现有意思的是至少从我们所读过的一些报导中可以看到，仍然存在对加拿大立场的不断误解。有那么一句话是摘自基普林的，这是一个朋友转给我们的，是关于一个诺曼人对他的儿子的忠告：“孩子，当他说那不是光明正大时，要警惕撒克逊人”。加拿大所感兴趣的是“光明正大”，我也不是撒克逊人而是加拿大人！因此，作为我们目前为确保透明度而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并且基于我们1月22日和2月26日的发言，今天上午我准备在这里摆明我们的想法，为了显示怜悯之心并不是加拿大所陌生的，我不准备照本宣读已准备好的并且正在散发的全篇发言，而是直接跳到这篇发言的后一部分。我鼓励你们在睡不着觉时不妨读一下今天上午我不在这里烦你们的那三页。

关于议程项目 1, 我要继续指出, 除了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外, 它还涉及核裁军; 议程项目 3 涉及外空; 议程项目 6 涉及杀伤人员地雷, 议程项目 7 涉及军备透明, 本会议已收到有关这些方面的具体建议。在上述的任何一个项目上本会议都未能很快就如何以有效和能产生结果的方式进行工作达成一致。因此, 在每个项目上我们所收到的提案草案均建议利用特别协调员“了解成员国对于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处理与所涉议程项目有关的各种问题的意见”这样一种方式来面对现实。如本发言前面已表明的, 加拿大同意沿着这样一种思路开展工作。

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谈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现在加拿大承认存在某种压力——其范围多广, 坦率地说, 我们也不知道——要求重新设立具有先前职权范围的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在公开场合和私下我们对能合理地期望这样一种特设委员会产生什么结果均表示怀疑。在我们看来,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各种不同意见。因此, 我们建议按照本会议对待其它问题的方式, 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探讨就该领域商定某些活动的可能性。我们的建议无人理睬。

我们问自己: “为什么?” 我们确信这不是为了短期装门面的目的! 我们希望它不是用来为另一种论点提供依据, 即既然裁谈会正在处理消极安全保证问题, 它的确是在处理核问题, 因而掩蔽我们既没有处理核裁军也没有处理裂变材料停产条约这样一个事实! 这绝不是我们所同意的观点。

对那些最毫无保留的鼓吹这一倡议的代表团, 我们请它们作出一些澄清: 如果其中一个或几个代表团拥有创造性和必须考虑的因而值得裁谈会加以探讨的倡议, 最好是在花力气设立这样一个附属机构之前先听一听这种想法。

因此, 加拿大 2 月 26 日的基本问题——自去年 11 月以来我们就正式和非正式地提出但并未听到答复——仍然是: “谁给什么, 给谁和如何给?” 如以前所指出的, 我们在裁谈会中也在其他地方问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个代表团将这个问题斥之为过于含糊。如果是这样, 我们道歉并且今天在这里对我们以前的评论作一番简捷的发挥。我先谈一下“谁”这一概念。

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其他步骤, 加拿大审阅了 1994 年 8 月 30 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CD/1275)。在这份报告中五个核国家感到有必要具体说明它们的立场。此后我们再次听到核五国的声明和 1995 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984 号决议。1994 年, 西方集团也正式阐明了它的立场, 其他代表团也这样做了。这使我们想到了一些最初

的问题：自那时以来核五国的集体立场(1994 年按俄罗斯联邦的建议而提出)是否出现了变化或个别核五国的立场发生了变化？核五国原则上是否准备超出它们的立场？例如，中国是否仍然认为答案在于核五国同意不首先使用？(从李大使关于核问题的发言中我们注意到情况可能如此)。联合王国是否改变了对于消极安全保证范围和适用性的看法？法国是否还坚持其 1994 年声明中的“三要素”？我们仔细斟酌 1997 年 12 月发表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蓝图后认为俄罗斯有关这一概念的政策令人生疑。核五国是否仍然认为消极安全保证与根据《不扩散条约》作出承诺直接联系在一起？核五国中是否有哪一国准备“扩大消极安全保证的作用”，以便涵盖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进行任何非正式讨论。

除了核五国之外，在裁谈会中我们如何考虑那些出于其自身考虑决定保持一种“核模糊”立场的国家？它们是否想提供消极安全保证？它们是否想得到消极安全保证？它们是否想通过裁谈会这样做？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个概念在那种情况下如何适用？

我们已经注意到今天上午尊敬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在这里作出的评论。我们想这些看法是提给我们的，我们当然应当对它们加以探讨。

此外西方集团本身是否改变了立场？我们可能没有参加作出改变的会议，但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作出改变的行动。我们让其他人论述他们对区域和/或全球问题的更具体的关切。

如果我谈“什么？”这个问题，这个从属问题具体指的是任何消极安全保证的性质和范围。我们可以对它大加发挥，但除了强调其困难外，我们打算有可能的话留到今后讨论这个方面。

现在是消极安全保证适用于谁？我们已经提到了《不扩散条约》这个范围。换言之，是否只有该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才符合资格？或者该条约“声誉好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才符合资格？或者不属于任何安全联盟(无论有无核武器国家成员)的该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才符合资格？对其他类别可很容易加以界定。这显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子问题，但我们认为初步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至少会大大地澄清我们想要争取的目标。

最后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消极安全保证？我们所谈的是哪种安排？是一种经多边谈判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还是其他目标或机制？

既然我们都承认所有这些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加拿大显然不会在特设委员会谈判开始之前谋求得到全面或具体的答复。但我们的确认为有理由问一下是否真正存在在进行实质性工作的前景。

我们注意到 1994 年特设委员会召开了 16 次会议但没有产生任何协商一致(甚至没有达成所谓的“技术性”协商一致! )。

我们还留心注意到一位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最近就《不扩散条约》所作的发言：“我们理解许多《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对达成一项全球消极安全保证条约给予的重视。然而，坦率的说，目前关键国家之间缺乏可作为谈判这样一种条约的基础的共同认识。此外，在解决《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的正当安全关切方面，通过上述其他措施已取得而且正在取得重要的进展。我们应当着眼于巩固这一进展而不是继续就一项目前不可能达成的全球消极安全保证条约进行辩论。因此，美国仍然反对谈判一项全球消极安全保证条约或一项《不扩散条约》的消极安全保证议定书”。如果在《不扩散条约》的范围内如此，在裁谈会中又会怎样呢？

正是我们想要知道要我们在裁谈会中作出一项可行的、“审慎”决定是什么意思的诚实愿望导致我们于 2 月 26 日提出了我们的基本问题。

在未对任何这些点进行任何讨论的情况下，我们注意到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提案——即除了 3 月 2 日的最初提案，随后又以未反映我们所了解的任何讨论的方式作了改变外——在一名特别协调员的协助下不仅跨过和绕过了对这个问题的深思熟虑的考虑，而且大步飞跃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根据我们对全球和区域现实的评价以及各国和集团的立场，在我们看来裁谈会在这个领域不可能取得实质进展。我们对此感到遗憾。我们也有可能误判。我们的确认为如同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它问题一样，取得进展的最负责任的方式就是由本机构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征求成员国对于解决与该议程项目有关的问题的最恰当方式的看法”。加拿大很同意这种做法。

我们对裁谈会在这个领域的演变的认识使我们想起 E.M.福斯特所著《亚力山大：历史与指南》一书中的话，他写道：“随着亚力山大市民心的衰落，他们的佐道邪说愈来愈走火入魔”。我向扎赫兰大使表示歉意，因为涉及到了他的国家的历史。我们仍旧认为本会议继续象目前一样行事是一种不幸。但如果我们从会议上了解到

实际上没有人对我们的问题或对探讨这些问题的初步答复感兴趣，我们当然会考虑到其他成员国的意见。澳大利亚在这方面已提出了一份书面保证。

主席先生，如同往常一样我们准备以一种开诚布公和透明的方式与你和其他代表团密切合作并作出建设性的努力。我们希望确定有希望取得真正进展的实质性工作——讨论和谈判——领域的进程取得进展。我们期待着同其他代表团一道确保裁谈会已准备好就优先问题作出审慎的决定。我们曾同意并且仍然同意就以往讨论过的各议程项目任命特别协调员。我们已接近就议程项目 1 达成共识，尽管我们对完全未提及、那怕是顺便提及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本会议曾就这个问题达成过协商一致——深感不安。我们坚信，我们能够以一种负责任、“审慎”的方式就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议程项目 4 取得进展。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莫赫尔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印度大使要求发言。

库纳迪女士(印度)：我愿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印度与之享有友谊和合作密切双边关系的叙利亚担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主席先生，你在裁谈会工作的重要关键时刻担任这一职务，我们相信凭着你的外交技巧和才能，本会议定能履行职能，着手进行多边裁军谈判。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这一工作中将与你进行全面的合作。我们还愿公开表示我们真诚感谢霍费尔大使和瑞士代表团为推动本会议工作而作出的兢兢业业和坚韧不拔的努力。

我们仔细地听取了尊敬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所作的发言。我本无意在今天要求发言。然而，我不得不阐明我国代表团对于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所提出的某些问题的立场。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他会在这个讲坛上渲染本来属于印巴外交部长双边讨论中应认真解决的问题。当 1990 年开始外长一级的会谈时，印度政府就曾表示准备讨论所有问题以期改善关系并在双边之间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态度一向是需要作出持续努力减少猜疑和创造信任。在建立信任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达成了不攻击对方核设施的协议，双方军事行动首长定期使用热线事先通知部队调动和军事演习以及防止侵犯领空。此外，印度已提出了若干其他建议，仍待讨论。我们一次

又一次地看到巴基斯坦为这类会谈设置先决条件，离开谈判桌，然后力图在国际论坛上网罗支持。这不能说有严肃的初衷或反映出追求持久和建设性的对话。

渲染和宣传即将到来的军备竞赛或重复不实际和缺乏诚意的建议是无法促进建立信任的，反之需要的是为寻找利益相同领域而努力的意愿。印度致力于保持外长一级的持久和建设性的对话，以便探讨可加强信任减少双方误会和猜疑的各种倡议。

发言提到的查漠和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使印度和国际社会感到高兴的是通过人民的坚定努力和恢复民主进程，在查漠和克什米尔发生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已得到控制。无疑这是一种长期耗费精力的进程，它的成功证明了印度根深蒂固和基础雄厚的民主政治结构的复原力。来自边境另一边的干涉明显地反映在我们的治安部队缴获了大量非法武器。在过去 5 年中，印度治安部队收缴了 18,500 枝 AK 冲锋枪、1,000 多枝机关枪、700 多个火箭发射筒、18,000 公斤高爆炸药、280 万发弹药，等。尽管出现这类挑衅，但印度同巴基斯坦保持对话的决心并没有动摇。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的发言中还提到印度的导弹计划。印度的导弹计划并不是一种秘密或隐藏的计划。它是一项公开的计划。其试飞例行通过媒体对外发布，有关进一步发展、生产和布署的决定也是如此。这些决定是根据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作出的。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期望另一个国家的计划有同样的透明度，它所立足于的是偷偷摸摸的获取，因此迄今为止既未证实也未否认。我们可以理解巴基斯坦的不得已和害怕受进一步制裁使其无法在这方面象印度一样透明。但这无助于创造信任。

印度对《化学武器公约》的信守在这个会议厅中被说三道四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印度在促使化学武器公约谈判于 1992 年取得圆满成功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我们的宣布是全面的并且与我们对《化学武器公约》的承诺相符合。我们是原始签署国和原始缔约国。许多其他国家曾宣称有意成为原始缔约国但却没有批准。我们的态度是以身作则，令人鼓舞的是巴基斯坦效仿了我们的做法。我们只希望巴基斯坦所作的宣布反映出同印度宣布一样程度的信守。

裁谈会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因此，我建议我们集中注意如何解决本论坛目前出现的僵局而将印巴双边问题留给最恰当的论坛处理，即去年已经恢复的双边对话。

主席：我感谢印度大使的发言和她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我注意到巴基斯坦大使也要求发言。先生，请你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国外交部长已表示了我們很高兴看到你主持本会议。我愿补充的是我个人很高兴看到你担任主席。

我要求发言为的是对我们刚听到的尊敬的印度代表的发言作出答复。当然，印度代表团不希望裁军谈判会议，或者实际上任何其他国际机构审议其核野心和核计划，这并不足怪。事实是如今在新德里掌权的那个党已宣布印度将成为核武器国家。它并没有说何时成为，但它确实已宣布印度将成为一个核武器国家。

我要向本会议提出的问题如下。如果本会议中的任何其他国家作出同样的宣布——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如果任何这些国家作出这种宣布，国际社会将会作出何种反应？巴基斯坦应该作出何种反应？我们是否应当向印度祝贺它的核野心，因为它将打破 5 个核武器国家的垄断？这是否是印度希望我们和不结盟世界作出的反应？当每个月有 4 至 5 枚普里特维导弹生产出来并沿着我们的边界部署——现在我们必须设想它们是配带核弹头的——巴基斯坦应该说什么？我们是否应当说这一威胁——一旦侦测到飞行中的导弹我们只有 3 分钟的反应时间——我们是否应当说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贡献、是对维护南亚稳定的一种贡献？我们无法说这种话。我们所能做的是告诉国际社会，这不仅是对南亚而且是对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除了这一事实外，印度在克什米尔参与的野蛮冲突已历时 8 年之久，我的印度同事说这一冲突已接近尾声。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 60 万印度大军仍然驻扎在克什米尔？如果形势已经正常化为什么你们不把它们撤走？为什么你们需要这些军队逼迫克什米尔人去投票，将你们所谓的民主强加给克什米尔？克什米尔问题没有解决。克什米尔人民与印度完全格格不入。他们想要获得自决权利，上帝保佑，他们将获得这一权利，巴基斯坦将支持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直到他们获得这种权利为止。

本会议面对一个国家宣布将获得核武器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建议本会议考虑的是发表一项声明，谴责这一政策，并敦促印度新政府重新考虑其立场，向全世界保证不发展和布署核武器。我们认为如果本机构和国际社会对普遍而非选择性的不扩散真正感兴趣，这就是恰当的反应。我们要求本会议作出这一声明，当然我们完全知道这种决定将会遭到否决，印度的否决，而且本机构完全知道印度会否决，因为它否决了《全面禁试条约》。

我的同事大谈建立信任措施。我们达成了建立信任措施。1992年关于化学武器的联合声明也曾被视为是一种建立信任措施。印度政府违背了它却丝毫没有受到惩罚，国际社会未作出任何反应。这是令人悲哀的，巴基斯坦必须加以考虑，我们正在受到双重标准的对待。尊敬的印度代表在提到印度的导弹计划是公开的而巴基斯坦是不公开的时候竟抖胆对这种双重标准加以炫耀。她知道何必不这样做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对所面对的能力不作答复。我们将会作出相称的答复，如果全世界希望制止南亚的扩散，就必须阻止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大使。还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吗？看来没有了。

由于我的前任瑞典努尔贝里大使和瑞士霍费尔大使所作的不懈努力，加之本会议所有成员国所共有的开展实质性工作的集体愿望，就我们的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的任务正在令人鼓舞地进行。我认为，上星期五我们所进行的非正式协商为在这方面达成协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打算保持并加强过去几周来所出现的势头。已找出了广泛的共识领域以及少数有待解决的问题，在今后几天内我将全力同所有感兴趣的代表团进行密切协商以克服这些困难。我将尽快向你们报告我所做的努力的结果，以便大家能够尽早就工作计划作出决定。

如果没有人再要求发言，我将结束今天的工作，但提醒各位本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1998年3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 11 时 30 分散会

-- -- -- -- --